

# 巡逻“一线天”

■卢东方 孟克·巴特普克图



巡逻车沿盘山公路蜿蜒而上，撞向挡风玻璃的雨滴逐渐变为雪粒、雪片……当官兵的视线还停留在道路两旁被旋风吹起的雪幕上时，车子突然一个转弯，豁然开朗的视野里，两座高耸的雪山巍然显现。夹道而立的两座高山，如同两位持剑而立的战士，守卫在通往边境一线的道路。

新疆喀什军分区阿然保泰边防连的战士们说，那里就是“一线天”，是他们戍边巡逻的必经之路，也是孕育出阿然保泰边防连“一线天”精神的地方。

复杂的地形、珍贵的日照、说变就变的天气，在阿然保泰边防连，很多故事都随山岭间呼啸的寒风吹散在岁月里，而那些关于“一线天”的故事却留了下来，凝刻成戍边官兵的独家记忆。

## 一

比起连里绝大多数没见过“赤兔”的年轻官兵，中士艾麦尔觉得自己很幸运。虽然他只见到了年近多病的“赤兔”，但总比别人离“传说”更近一些。“那是我师傅的马，他是‘赤兔’最后一任骑手。”艾麦尔说，师傅他们当年给它取名“赤兔”，不光是因为它身形高大、毛色赤红，更是因为它敏捷的行动力。“即便到了晚年，从它健美的体态和壮硕的肌肉上，依然可见当年的风采。”

艾麦尔口中的师傅，是一级上士张任鹏。他是连里的优秀驾驶员，经历过连队基础设施建设、改革换装等许多大事。

作为连里的第一批军马，“赤兔”的铁掌踏过“一线天”的每一寸路面。“它比人更知道哪里适合下脚。”张任鹏说，在他刚入伍的时候，去“一线天”巡逻只能骑马。“山路陡峭，很多路段都像悬挂在悬崖峭壁上，我们踏着碎石攀行，脚下深不见底，有时遇上雨雪大雾，山里的能见度会更低。”

这条巡逻路上，“赤兔”最喜欢的大概是夏季。雪山融水汇成小溪顺着河

谷流淌而下，高原的烈日被峭壁阻挡，刚没过蹄子的格桑花倔强地点缀着这片荒芜。

对“赤兔”而言，最难挨的是冬季。张任鹏担心“赤兔”走得一身汗，被冷风吹了以后会着凉，总是刻意压着队伍前进的速度。即便这样，也很难避免突如其来的险情。一次巡逻时，“赤兔”不慎踩到雪壳下的雪坑，一个跟头向路边滑了几大步。它背上的张任鹏直接滚下马背悬在了峭壁边缘，幸好他手上缠着缰绳。“赤兔”咬着马嚼子，四蹄发力，使劲拽住张任鹏，同行的战友也纷纷下马赶来帮忙。可还未等人赶到，就见道路边沿撑着“赤兔”和张任鹏的雪堆塌了一块。

“赤兔”下落的瞬间侧身挡在了张任鹏下方，张任鹏也顺势紧紧抱住“赤兔”的脖子。在战友们的惊呼声中，一人一马跟滚落，很快消失在雪雾里。

众人赶紧朝他们滚落的方向迂回搜救，终于在坡下一片平地上找到了气喘吁吁的张任鹏。他说，多亏“赤兔”在跌落时一直挡在他身前，还奋力撑着腿稳住身体。“如果不是‘赤兔’，我不会只受了这么点擦伤。”而“赤兔”却磕伤了腿，走路一瘸一拐的，两三个月都无法返岗。

“那边的小溪，是师傅和‘赤兔’之前经常歇脚的地方。”艾麦尔指着窗外说，“赤兔”重返巡逻路以后，每次路过小溪，张任鹏都会带它去溪边歇一会儿再走。

“大家加把劲，注意安全！”再次启程时，张任鹏总会这样大声招呼着同行的战友们。“赤兔”驮着他走在最前面探路，“安全！”“靠右侧走，左边有落石！”“斜着过来”……一声声口令将前方的路况通报给后方的战友。6年驭马前行，口令铿锵，伴战友们走过上万公里巡逻路。

## 二

“赤兔”退役，是巡逻车开到连里3个月之后。

作为连队资历最老的领队，张任鹏被选为第一批驾驶员去营部学习驾驶技术。待他学成归来，四轮“铁马”便逐渐取代了“赤兔”，成为陪伴张任鹏继续巡逻“一线天”的新战友。

新的巡逻工具，带来新的变化。有时张任鹏会感慨：“没了那份日夜兼程、风餐露宿的辛苦，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艾麦尔刚到张任鹏班里的时，总爱缠着他讲早年巡逻路上的故事。在艾麦尔的想象里，边防巡逻线应该是浪漫美丽的：蓝天、白云、雪山、花海。然而第一次走上巡逻路，他才明白现实远比想象艰难。

那天，艾麦尔在张任鹏的指挥下将车子驶出营区。初上巡逻路，新手司机的紧张很快被美丽的景色消解，艾麦尔的车速也渐渐快了起来。车子进入“一线天”前的路段，连续弯道让副驾驶室上的张任鹏都忍不住抓紧扶手，不时叮嘱：“稳住！打方向！”艾麦尔看见路面上的暗冰，赶紧降了车速，让车身擦着山体转弯。

不到10公里的山路，让艾麦尔直冒冷汗。眼见山谷出口就在前方，他还没来得及及松一口气，就见挡风玻璃外侧，一阵夹着浓厚雪雾的狂风呼啸而来。艾麦尔吓得忙踩刹车停在原地，就听见前方“咚”地一声巨响。

“拉手刹，打双闪！”张任鹏说着，摇下车窗，指着路边的一小片开阔地，“往这边走！”听着张任鹏的指挥，艾麦尔将车子驶离道路。二人停稳车子，去刚才发生巨响的地域探了探，只见一坡地的大小石块。“果然是山体滑坡了。”张任鹏皱着眉头说，“只能等风停雾散，我们才能再走。”

二人本以为会被困在山谷里很久，没想到等了不到半小时，阳光便照了进来。张任鹏和艾麦尔从后备箱里拿出铁铲，一点点在落石路面清理出一条刚够车辆通行的小道。接着，张任鹏指挥艾麦尔缓缓将车开了出去。

“那天很幸运，我们没有再遇到落石，车辆也只是轻微蹭，我们安全地回到了营地。”艾麦尔说，“出了‘一线天’很远，我的手都在发抖。师傅拍拍我的肩说：‘你走过了最难的那段路，往后什么都难不住你了。’”

3年前，张任鹏退伍了。讲到这里时，战友笑着说，自那以后，艾麦尔就成了“一线天”的“车王”。艾麦尔被这突如其来的“封号”逗笑，巡逻车里的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欢声笑语随着车轮一路向前，压过了碎石和雪花，沿着旧的车辙，前进，前进。

## 三

巡逻路的最后一段，只能徒步行进，不能骑马、不能乘车，一直如此。

# 十颗红星

■刘宇轩

父亲一样，成了一名防空兵。那闪烁着的“十颗红星”，依然时时跃动在我的眼前，引领我去探寻英雄的足迹。

后来，我了解到更多关于这门高射炮的故事。当年，炮班所在连队仅仅进行了21天的人朝作战训练，就一头扎进了烽火连天的抗美援朝战场。连队根据战场实情，灵活调整战斗部署，或集中兵力集火打击，或分散部署袭击敌机，在丛林中、半山腰、坑道里，他们以游动射击的方式对敌机展开伏击战。

那时，连队在战斗中开展“打敌机、贴红星”杀敌竞赛，哪一门炮击落了一架敌机，就在它的防盾板上贴一颗红星。多贴红星，把红星贴满防盾板，成了战士们愈战愈勇的战斗信念。保卫临津江大桥、守卫后方弹药基地、血战沙里院……“十颗红星炮班”在一次次战斗的洗礼中愈加英勇顽强。

读着这些故事，我感到我与创造“十颗红星炮班”荣誉的志愿军先辈是如此贴近。

记得刚到军校时，严肃紧张的军校生活和严格艰苦的日常训练曾让我一度感到焦虑。后来，在父亲的帮助下，我与“十颗红星炮班”取得了联系。战士们在电话里鼓励我努力学习现代防空装备知识，争取以后到部队大展拳脚。同时，他们还向我传授体能训练的技巧，这让我的各项训练

成绩都有了较大进步。

去年寒假，我终于有机会来到向往已久的“十颗红星炮班”。在连史馆中，我更加详细地了解了炮班的历史；与战士们共同生活的3天，也让我感受到官兵继承发扬连队传统的昂扬斗志。

离别时，战士高帅握着我的手说：“小兄弟，希望你毕业后，到咱们这支英雄部队来，到咱们的‘十颗红星炮班’来。”

我大声说：“好，等着我！”



# 长征

第6181期

## 情感兵站

眺望，军人的情感故乡

将手头的工作忙完，一抬头竟已是傍晚，我开始勾画起最近计划表内完成的事务，当看到“有空与母亲视频通话”一栏时不禁愣愣出神。

想起上一周视频通话时，那头的母亲自问自答：“我是不是老了？最近看书格外费神，头发也白了好多，看来不服老都不行。”聊天在欢笑中结束，我的思绪却被母亲的“变化”牵动，辗转难眠。

在我的记忆里，母亲从来都是坚韧要强的。幼年时见母亲操持家中，似乎永远风风火火、不知疲惫。她常在亲戚朋友面前说我像男孩子一样，却不知道正是她的性格深深影响了我。

后来，我去了军校。临走时母亲眼里竟闪出泪花。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母亲落泪。或许在她心里，那个曾经躲在妈妈身后的小女孩，一下子长大成人、参军入伍了。

20世纪90年代，我的父亲被分配至红其拉甫边防连。母亲为了追随爱情，随军上了帕米尔高原，成为那里的一名公务员。

20来岁的年纪，如花般热烈美好。为了走到群众身边，车到不了的地方，她就徒步去；语言不通，她就挑灯自学当地方言。日日月月年年，母亲成了“雪山的女儿”。

母亲在高原十几年，最终因为我的成长，不得不离开那片她深爱并为之奋斗的土地。我想，她一定是舍不得离开那些雪山中温馨的小村庄和淳朴的乡亲们。

2023年夏天，因任务需要，我踏上了前往喀喇昆仑的列车。在乌鲁木齐火车站中转时，我与母亲匆匆见了一面。她硬塞过来几个包裹，便将我推回队伍中。

上车安顿好，我便开始归整物品：好几个塑料袋外面又套着布袋，提手被胶布绑得紧紧的，牢牢捆在箱子上。里面有两大份椒麻鸡，来自我入伍前最爱吃的那家店，往往需要排几个小时的队才能买到，还有20张馍、两只切好的烤鸭、一整箱洗净并整齐分装好的水果和一大盒母亲亲手做的麻辣鸡丝与煎饺……

母亲知道，我这一程山高路远，才耗费如此心力准备美食，供我和战友们品尝。列车一路向前，窗外葱郁的草树渐渐消失，视野上方只有连绵不绝的巍峨雪山。

我从未仔仔细看过海拔升高不断变换的景色，但这些风景母亲曾向我反复讲述过：从山间滚落的巨石、由地底挣脱束缚蓬勃生长的红柳，还有对飞驰的列车好奇观望的旱獭……都让我觉得似曾相识。

高原的夜太美好，繁星闪烁，如一捧钻石撒向苍穹。清冷的月光照着黑黢黢的山沟，在积雪的反射下，映射出驻训营地的轮廓，空寂的山野间轻轻回荡着发电机的轰鸣声。

迎着月光，我走到一处信号基站下，久违的微信提示音反复响起。其中，母亲给我的留言便有十几条。作为“老高原”，母亲传授给我不少宝贵的经验：记得涂抹护肤霜；洗过脸要第一时间擦干；初上高原，走路要慢，每天要记得补充维

# 在高原，与母亲「相遇」

■丁潇潇

生素……

在母亲的叮嘱中，我开启了高原驻训的日子。

我是副连长，也是全连唯一的女同志。初上高原，多少有些不适应，在含氧量极低的地方，每走一步都好似被无形的石头压得喘不过气。

夜晚执行任务时，我必须在空荡的雪山下快步行进，因为不知哪个方向的某个角落，会出现一双双绿莹莹的野狼眼睛。我只能一手提着狼牙棒，一手举着手电不断朝四周照射。

不知为何，我突然想到了母亲。她在高原上坚守了10多年，那时，她是怎么走向山里的每一个村庄，是怎么在烈日下带人用石头一点一点铺起通往县城的路，是怎么独自熬过那些与猛兽相望的夜晚……想着想着，我竟不再害怕了。将狼牙棒往肩上一扛，踏雪而归，心中饱含欢喜和豪迈——我如今这般，大概便是当年母亲的样子吧。

母亲在成为母亲后，青春便已不再。我只能在亲友讲述的故事中，拼凑出她曾经的模样。

母亲的爱，成为我跋涉千里的背囊，成为在苦寒雪原里指引我方向的星河，成为我受挫时温暖的怀抱。她用爱雕琢我、塑造我、锤炼我，让我成为我，也让我在不知不觉中仿佛成为她的另一段青春。

从回忆中醒来，窗外夜幕渐浓。我随即拨通了与母亲的视频通话，我想告诉母亲，她一直是我的榜样，也是我将来想要成为的样子。



历经坎坷见巍峨（中国画）

杨文军作